



主办单位: 泉州市委宣传部 泉州市文旅局
泉州晚报社 晋江市人民政府
承办单位: 晋江市委宣传部 晋江市文旅旅局
晋江市文联 晋江市社科联
协办单位: 泉州市艺术馆 晋江市文保中心



扫描二维码
阅读诗会作品

天伦

每当月牙攀上树梢,我隔几分钟就要瞟一眼手机,直到“有人出现”四个字亮起,指尖飞快滑过屏幕,母亲开门进屋的身影清晰地出现在眼前,我的一天才算落幕。

奶奶去世后,对父母的牵挂像错枝的藤蔓,日夜缠绕着身在异乡的我。于是,我在老家装上了“天眼”。院子的监控装在房梁上,视野开阔,能看见整个院子和围墙外的龙眼树。客厅案台上的监控,镜头从大门摇到茶桌,直至厨房门口,父母的身影一览无余。

我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画面看看父母,屏幕那头,父亲有时躬身给花浇水,有时手持水管在菜地里来回转,水流滋滋作响,母亲就在一旁,晾晒着刚洗完的衣服。父母忙碌的身影,在镜头下显得格外渺小。

我眼前不禁浮现起父亲独自坐在门口的一幕。那天,母亲在外联系不到父亲,一遍遍打电话始终是忙音,微信也未回。我们

六胜塔见闻

□温吉娜

平静太辽阔。有限的浪周而复始
船头的海面宽成供桌,从拂林至温陵
航道一端,系着一匹裁不断的丝绸
千百年的夜,漫长得如出一辙
而最近最早的朝阳,越过金钗山
光芒刚冒出个尖
六胜塔,就在云浪间翻涌

此时,灯塔太像破土而出的嫩芽
长得已远高于正抬头的你我
经历过野火,又等来几次春风
涅槃是六胜塔的第七条胜法
八百年间,无数艘语言迥异的船
默契地捧起,这颗弃置的沧海遗珠

任航道兴衰,塔身屹立如道家指诀
无声昭告着:“此花开过”

一座塔也是一个姓名章
砌塔的石头,将古城浓缩
从此它变成泉州的另一个名字
读不懂也没关系
正如来去的海鸟是另一种天书
它们清楚地知道:六胜塔
檐下的力士旁,该有一座它们的巢

(作者系00后诗人,曾获福建省大学生
文学创作大赛诗歌组二等奖)



六胜塔(王柏峰 摄)

我在监控里遥望故乡

□陈婉玲

都慌了神,各种不好的念头一个劲往外冒。就在全家一筹莫展时,我灵机一动打开监控。画面里,父亲佝偻着背坐在门口,眉头紧锁地捣鼓手机。我用监控设备的语音喊了一声“爸”,他闻声一愣,随即惊喜地凑到镜头前,探着身子大声告诉我手机坏了。我隔着屏幕安抚他,许诺新手机下午就到。父亲点点头,沉默了一会儿,感慨道:“幸好有监控,不然真不知道怎么联系你们。”

这件事之后,我时常留意父母的动态,得知他们因小事又拌嘴了,了解父亲平时几点出门散步,母亲几时去跳广场舞。我也会在吃饭时,从监控里听他们聊聊家长里短。这些生活片段,比任何电影都让我着迷,直到母亲那句话,打破了这场默剧。

那一天清晨,父母在小院忙碌,我打开语音轻轻喊了声:“妈。”她没有意识到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,探头往楼上张望,困惑地问父亲:“我好像听到女儿的声音,她昨晚回来了吗?”父亲笑着指了指

墙角的摄像头,她才反应过来。那一刻,我清楚地看到母亲脸上掠过的失落,她喃喃道:“你能看到我,可我看不到你。”那句话,像一根无形的针,深深地扎在我心上。我看到了他们的生活,却忽视他们的感受。

从那以后,我频繁地打开语音和他们互动,渐渐地,父母也开始在镜头前分享生活。父亲把他养得最好的那盆月季,特意摆在最显眼的位置;母亲也总爱坐在客厅择菜、做手工活,甚至把饭桌也搬到了客厅。

记得端午我没能回家,母亲对着镜头“直播”包粽子。她娴熟地把粽叶折叠,塞满糯米,利索地压实、扎紧绳子,生怕我没看到,还特意拍了张粽子的照片发给我。我赶紧打开监控,画面里她正包着粽子,不时抬头看看镜头,好似在等待我的回应。浓郁的糯米香,裹着粽叶的清醇,仿佛穿透屏幕,

萦绕在我鼻尖。

原本以为,监控是我守候父母的方式,未曾想屏幕里的故乡,也以它独有的浪漫滋养着我。

那是一个失眠的夏夜,我漫无目的地翻看着手机里的app,直到视线停留在监控画面上。那头,深夜的院子笼着一层清灰,几只飞蛾在灯光下飞舞,院外的龙眼树簌簌作响,虫鸣声从远处漫了过来,啾啾掠过耳畔。熟悉的院子,让我好像又回到了小时候躺在藤椅上听虫儿夜吟,不知不觉竟睡着了。

有时,我觉得自己像一只迁徙的候鸟,来去匆匆,靠监控里那些零碎的片段,拼凑着自己缺席的时光。父母慢慢老去的身影、老屋的晨昏日落,都在镜头里静静流转。那一方小小屏幕,成了我遥望家的方向。

面线糊

□余金荣

起来软中带韧,丝毫没有腥气。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起床,把铸铁锅中的猪大骨与干贝、虾米煨煮出奶白浓汤。将手工面线抖散,快速过沸水洗去淀粉,待汤底重新沸腾,便倒入红薯粉勾的水淀粉,手腕轻转间,汤汁凝成柔润的羹状,此时加入生抽提鲜,白胡椒去腥。盛面线糊时,大勺子一捞一起,滚烫的糊体浇淋而下,再撒把红葱头酥与翠绿葱花——碗带着海味与市井温度的面线糊,就此唤醒清晨,店里的肉粽、煎包、油条也很受欢迎。

后来小店迁入敞亮门面,食客益发多了。返乡游子回来第一顿早餐,会来一碗面线糊;毕业季的学生离开,也

常郑重地吃一碗面线糊。

几乎每个周末,我们一家便前往小店,沉浸在温热的烟火气中。寒喧的人声、碗勺的碰撞、闽南的乡音,如暖流汩汩。老板娘立在灶旁,偶尔与我们搭话。日子如汤锅温吞煮着,竟也煮过了二十七年光阴。二十七载何其快,不过汤勺起落之间而已。

如今掌勺的是老板的儿子儿媳。老板夫妇退居二线,做些轻松活儿。老板脸上皱纹深深,却总是舒展着笑意,言谈间满是满足:“生活越来越好啦,儿子接得稳当,手艺分毫不差,我们老两口,该享享福喽。”

食事

“对未来的真正慷慨,是把一切都献给现在。”他们低头熬煮每一锅鲜汤,认真揉捏每一个肉粽,细心煎、炸每一个包子和油条,像农人俯身照料脚下的田亩。日复一日的勤勉,在锅灶边接力。他们用一碗面线糊的温热,几十年如一日地滋养着镇上街巷的肌理。一碗面线糊,早已超越了果腹之需和糊口的营生,盛放着几代人的家常滋味与人生况味。

任世界喧嚣飞奔,总有人守着灶火,用一份拙朴的专注,让舌间乡愁得以在时间里扎根、流转。

龙眼树

□温秀清

甚至还拥有成片的龙眼林。龙眼树喜温忌冻,对低温敏感,我老家德化就种不了龙眼树。

童年时,父亲做毛竹生意,常奔走于泉州各地,龙眼上市时,会买些回来给孩子们尝尝鲜。一年夏天,母亲带着我和弟弟在家门口田里种黄豆。隐约的汽笛声打破了乡村的宁静,父亲回来了。我和弟弟立刻跑去迎接,他不仅扛回一个圆滚滚的大西瓜,还用网兜提回一袋珠圆玉润的褐色小果子。他把西瓜递给弟弟,将果子搁在我手里:“拿着,这是你们不曾吃过的龙眼,拿回去分着吃吧。”我和弟弟回家后顾不上切西瓜,迫不及待地扯下一颗龙眼解馋。轻轻掐按果蒂,褐黄的薄壳“破”一声裂开,洁白透明的果肉裸露出来,汁水顺着指甲溢出。我赶紧用舌尖去

舔,只轻轻一抿,果肉便滑溜进嘴里,诱人的甜润瞬间在舌尖炸开。咬开果肉,吐出小小的核,甜味从舌根滑到喉咙,再到胃里,直抵心间。我忽然懂了这果子为何叫“龙眼”了。弟弟把他吃剩下的龙眼放在小木盘里,盖上盖子才下地干活。

晌午,我以回家喝水为借口偷懒,走到厨房看见那小木盘,忍不住掀开盖子瞧,几粒龙眼安静地躺着,充满诱惑。我走出厨房,冲着田里的弟弟大喊:“你的龙眼被我全吃啦!”弟弟扔下豆苗,飞奔回家,我用尽洪荒之力往屋后的地瓜园跑,弟弟见追不上,才放慢脚步。我气喘吁吁地嚷着:“我是逗你玩的,没吃你的龙眼!”成年

四季

后,家庭聚会每每谈及此事,我总嘲笑弟弟一番,他笑着,我们心里却都漾着一股说不出的甜。

物以稀为贵,龙眼在老家价格昂贵,平日舍不得吃。一年夏天,我和先生从老家去泉州市区拜访一位朋友,在县城水果店狠心买了一袋龙眼当伴手礼。待从朋友家出来,走到街上,见水果店里堆满龙眼,一问价格才几元一斤,心里顿时五味杂陈。

如今,我在泉州市区生活,常见龙眼树,不必像从前视龙眼为奇珍了,却仍百吃不厌。当稀罕变成寻常,那份甘甜并未褪色,而是成为日子里最踏实的滋味。

延安行

□黄毅琳

原,听羌笛悠悠。而今烽火台早已湮灭,唯有山风依旧,穿过槐树枝叶,发出沙沙声响,传颂着他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不朽情怀。

山顶的宝塔始建于唐代,九层八角,历经战火洗礼。1937年一个寒冷的冬夜,日军轰炸机的轰鸣划破夜空,宝塔被炸去半边,如今修复的痕迹依然可见,新砖与旧石交错,如同历史的补丁。塔内狭窄的楼梯仅容一人通过,墙壁上密密麻麻刻满名字,有些已经模糊褪色。在最高层的瞭望口远眺,整座城市尽收眼底。遥想当年,八路军哨兵就是在这里监视敌机动向,保卫着山脚下的革命圣地。

下山时,我特意绕道杨家岭,黄土坡上的窑洞群静默如初,白灰墙面在阳光下泛着柔和光泽。走进中央大礼堂,木制长椅整齐排列,主席台上的红旗微微晃动。1945

年盛夏,七百多位代表就是在这里商讨国家民族前途。我抚摸粗糙的木椅,仿佛能听见慷慨激昂的发言在窑洞中回响。院落的枣树下,几个美术生正在写生,铅笔在纸上沙沙作响,将历史的轮廓细细描摹。

午后,我来到枣园。这里的窑洞更为简朴,讲解员指着一架纺车说:“毛主席就是在这台纺车前,提出‘自己动手,丰衣足食’。”漫步至王家坪,礼堂前的梧桐树已有一抱之粗。树荫下,一位白发老战士正在给少先队员们讲故事。他指着墙上的弹痕:“这是胡宗南部队留下的。1947年撤离延安前,我们在这里开了七天七夜的军事会议。”地图上,红色箭头依然标示着当年的行军路线。

傍晚的清凉山上,晚霞将石窟映得通红。这些北宋开凿的佛窟,曾经是新华广播电台的所在地,耳边似乎响起“延安新华广播电台”的开播呼号。山脚下的纪念馆里,陈

履痕

列着锈迹斑斑的发报机,玻璃柜中的手稿字迹依然清晰:“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……”

夜幕降临,我坐在延河边的石阶上。对岸的灯光次第亮起,将河水染成五彩斑斓。游船缓缓驶过,留下一道荡漾的波纹。岸边的露天剧场正在上演红色歌舞,熟悉的旋律在夜空中飘荡。几位老人坐在我身旁,安静地望着河水。“当年我们就是蹚过这条河进的延安城。”其中一位突然开口:“水比现在急多了,背包里装着《论持久战》。”

离开那日,我特意早起,再看一眼晨曦中的延安。这座曾经指引中国革命方向的灯塔,如今依然温暖如初——不仅照亮历史的来路,更昭示着前行的方向。山风拂过耳畔,仿佛在诉说:有些精神,就像这黄土高原上的窑洞,看似简朴,却蕴含着改变中国的力量;就像这延河水,日夜奔流,永远向前。



(CFP 图)

烈日如炽,午后的村道静得出奇,唯有蝉鸣流转。

道旁的龙眼树缀满果子,淡青的果皮泛着嫩黄,悬在枝头,像一串串倒悬的冰糖葫芦。这惹人模样,瞧着便口舌生津,指尖发痒,恨不能立刻剥一颗塞进嘴里。

漫步街头巷尾,总能看到一两棵枝繁叶茂的龙眼树立于房前屋后,不少人家



日日行不怕千万里,天天讲不吝千万言,时时做不惧千万事。



乡情

炊烟里的童年宴席

□曾耀聪

家乡民风淳朴,村民和谐相处,娶媳妇嫁闺女、父母生日、孩子满月、新居落成,东家都会以酒宴招待亲戚朋友、邻居街坊,这称之为“吃桌”。在这些宴席中,唯一能称得上坐大席的,只有娶媳妇。娶媳妇喜庆热闹,是全村的一个重大“新闻”。闽南流行一句话:“人的一生三喜事,结婚、生子、做阿公。”所以东家碰到三喜常要设宴庆祝,叫作花“高兴钱”,成为童年记忆里家乡不成文的惯例。

记得当时遇到有人家娶媳妇,村里人送的贺礼是4元或5元红包,亲戚朋友有的送红包,有的怕东家退礼就合买或者单独买了闹钟、被单、桌面玻璃相框、搪瓷脸盆、皮箱等作为贺礼,并用红纸写上贺礼人的名字贴在礼物上。贺礼人选择礼物都喜欢带有红色的,寓意生活欢欢喜喜、红红火火。过去红被单、红搪瓷脸盆印有“百年好合”“囍”等字样,或者娃娃的图案。

宴席前一天,东家会到各家各户进行邀请。宴席当日先请婶婆、叔伯等长辈到家坐镇指导,一大早,全村人也都会行动起来,纷纷赶来帮忙,有的帮借椅借桌(八仙桌及长板凳要注明谁家的)、有的帮借餐具、有的帮打扫卫生、有的帮挑水,大家忙得不可开交。

东家院子外面提前做好了一个临时的柴火灶,准备柴草,摆好又长又宽的案板,上面整齐地放着瓷碗、碟子、筷子和酒器。一口大铁锅热气腾腾,几个大蒸笼呼哧呼哧地冒着蒸汽。村里的大厨在灶间忙个不停,一边用肩上的毛巾擦汗,一边不停地吩咐伙计配菜下锅,一切驾轻就熟、按部就班。四个碟子、八大碗,蒸的蒸、炒的炒、炸的炸。记得那个年代,主要做的菜有炒米粉、糯米糖粿、炒猪肝、炒糯米饭、油粕汤、炖鸡块、糖醋鱼、红烧鱼、水丸汤、鸡卷、红烧肉、甜点及甜汤等等。到了香味弥散到整个村子的时候,一场大席就算是准备就绪了。

负责上菜的大多是年轻人,风风火火地跑着,穿行在人群和桌椅板凳之间。人群里,孩子吵闹声、大人说笑声,此起彼伏,人人吃得痛快。当时的酒,大部分是散装地瓜酒或者米酒,东家生怕大家喝不够,不时招呼:“喜酒不醉人!”小狗小猫也在桌下穿来穿去,拾起着偶尔掉落的食物,享受着这欢乐的乡村盛宴。

记得孩提时最热闹的就是跟大人一起去赴宴“吃桌”,有时孩子集中坐一桌更开心,当时叫“孩子桌”。“吃桌”前,大人千叮咛万嘱咐,前面的菜不要吃太多,好吃的都在最后上桌。怎奈小孩就是贪吃的本性,把大人的话当耳旁风了,菜一上来就狼吞虎咽,菜上了一半再好吃的也吃不下了。他们跑来跑去,玩起捉迷藏来,不过,最后的甜汤上桌,吃得再饱也要回头来端一碗,汤匙不停往嘴里送,就像闽南语俗话说的,小孩子就像“苍蝇贪甜”。

热闹闹地吃完宴席,人们抹抹嘴,拍拍鼓鼓的肚子,顺手拿点吃不完的糕点水果带回家,盘算着晚上几点来东家“闹”新娘。



玉簪花开

- 昨夜花神出蕊宫,绿云袅袅不禁风。
——明·李东阳《玉簪花》
- 千年抛掷瑶池远,化作云阶月地香。
——宋·吴惟信《和友人玉簪花韵》
- 爱此堂下花,色好香满庭。
——宋·李处权《玉簪花》
- 儿童莫讶心难展,未展心时玉似簪。
——宋·郑大惠《玉簪花》
- 怀疑鹭立清波上,只欠渔舟漫画图。
——宋·杜范《咏偶玉簪花》